

刘祁的秋风

——《大同》之三十五

侯建臣

庭前有桂树，绿叶尚离披。
秋风动地起，飘落将安归。
高飞入青云，下飞入污泥。
贵贱既偶尔，孰为喜与悲。

这是刘祁的秋风。是七百多年前的秋风。

当又一个秋天到来，庭前的桂树，绿叶还披在枝上，但天已高，云已淡，渐渐收起热度的阳光，都是语言，或者，都是序曲，正将一场关于告别的剧情上演。

刘祁的秋风就是这时候刮起来的，吹动了地上的杂草，晃起了墙头的枯藤，秋蝉的声音一声声响着，感觉一直在东边响着，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突然，西边也响了几声，像是东边的那只到了西边，又感觉是另外的一只，或者好几只。

有什么东西就飘上刘祁的心头，或者是涌上。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抬头再看，刚才的淡云已经远了。秋蝉的声音，或者别的声音，竟瞬间把这个秋天填满。

“回家？”刘祁吓了一跳，这突然响起的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他四处寻找，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回家！”这一次他听清了，声音是从自己嘴里发出的。

这是1233年，这一年注定又不安定。蒙古兵秣马厉兵，全面进攻，金灭。刘祁要回的家，在北方，在遥远的

翠屏峰下，在那个有浑水流过的地方。想到那里，他会想到好多人，那是他的父亲、祖父，还有更远的祖先，那里的山水，抚育出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刘姓族人，成为有金一代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刘祁，应该是刘祁的第五代祖宗，金代“从桂蠡窟”文学世家第一人。他生于辽末金初，青年时期求学翠屏书院，在金天会二年(1124)首开的进士科中，以词赋第一人高中，成为金代首位词赋状元，也是西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的词造詣深厚，格律严谨，被人们称为“一代词学宗师”“金代百年文宗”。大大小小的官做了一大堆，但最终总忘不了出生的地方，晚年辞官回乡，在重温往事的同时于翠屏书院讲学授课，培养家乡子弟。刘祁生了四个儿子：刘汲、刘渭、刘滂、刘浚，其中刘滂早逝，刘汲、刘渭同时中天德三年进士。

刘汲，刘祁的曾祖辈，以读书咏诗为乐，如其父亲刘撝，在外做官多年，依然心系乡土，晚年退隐故乡龙山，卜筑西岩，寄情山水，成诗《西岩集》。刘浚，刘祁的曾祖，虽未中进士，把官一直做到了安远大将军。

刘祁的祖父刘似，恩赐进士出身，文章雄深简古，造詣深厚，很有刘撝的遗风，很受当时的人敬重。

刘祁的父亲刘从益，少年时代就写出“荒烟斜日村村晚，衰柳寒蒲岸岸秋。两乡留寓风簷面，千里相望月满襟。子美不防衣露肘，长卿犹有赋凌云。”“黄金

错落云间阙，红粉高低柳外墙”等名诗佳句。金大安元年(1209)及进士第，不仅官至监察御史，文章也成为一时大家，与同时代的元好问并驾齐驱。

1203年的某一天，是又一个生命的开始，这个家庭又生出新的期盼与希望。或许是沉寂的黑夜，或许是艳阳当空的白天，一个后来叫“刘祁”的人的生命轨迹由这个叫“故乡”的地方开始……然而，他生命的开始，正赶上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的没落之日。随着北方草原的蒙古部落不断强大，金兵如一片终将被风吹落的叶子，在蒙古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1211年，刘祁8岁。这年九月，金中都被困；十一月，西京、东京相继失守。到年底，北起德兴府、宏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南至清、沧，东到平、滦，西南到忻、代，都被蒙古军攻占。

一个朝代的兴亡总是影响着不同人的命运，故乡已是沦陷地，刘祁随南迁做官的祖父和父亲开始了游宦生涯，客居金南京开封府，进入太学学习。后来他参加科举考试，因做监察御史的父亲弹劾权贵被罢官，受到牵连。此后他便与同道中人游学论诗、填词作赋。1226年父亲去世。1231年冬天蒙古兵包围汴京，刘祁与祖母、母亲亲历了这场惨烈的战争。1233年金亡后，刘祁带领家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一路北上，祖母、母亲在途中相继离世，让他遭受了丧亲之痛。也许是在这颠簸之途中，心

有所感，刘祁心底的秋风泛起，咏出：“秋江有芙蓉，颜色好鲜活。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严风下飞霜，芳艳空凋歇。怅望一长叹，临川无桂楫。”

回到故乡，“归潜”明志。

感时的伤痛，离乱的记忆，是刀子，也是药。秋风在刘祁的身边萦绕，也在那个有点苦涩的秋天萦绕。无言独上西楼，没有故人，只有满腹秋意。一片树叶从枝上落下，是被什么揪着扯着；另一片树叶正离开枝头，欲说还休。面对浑水的波浪，遥望翠屏的剪影，刘祁不想让心中所想白白流失，坐在“归潜居”里，他俯首伏案，深思疾书。凉风率着冷月从窗缝钻进来，树叶落地的声音从门框间传进来。

终是在又一场秋风渐歇，另一场秋风刮起，或者若干场秋风不断交集后，写出《使记》《归潜志》《山川遁士集》《处言》等诗文集多部，把他和那个时代的秋风一直留在他的身后，留在历史的深处。后人翻开这些作品，总能听到有风从身边吹过，是树叶落地的声音，是秋蝉嘶鸣的声音，是云从天空流过的声音，便就脱口而出：“这好凉好凉的秋风啊！”

建臣漫筆



山高云阔

翁桂涛摄

我自幼身有残疾，长久深陷浓重的自卑之中。走在路上，总下意识地躲开路人的视线，害怕那些好奇、异样的目光，长久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社交、不敢表现，心中满是怯懦与迷茫。

命运的转折源于一场不期而然的相遇。2024年，在一次残疾人技能培训课堂上，我认识了一位好友，是她主动拉着我走进一个属于我们残疾人的温暖集体，带我踏入大同市残疾人健身俱乐部的大门。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和我一样身有残疾的朋友，大家平等相待，彼此包容体谅，我心中瞬间涌起归家般的温暖，欢喜得像个孩子。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旱地冰壶，并且一下子就深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坐上轮椅，手握推杆推出冰壶的瞬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似有一种什么新生的东西握在了自己手中。冰壶不只是一项普通的运动，更是帮助我撞破命运的坚冰、重拾勇气与自信的全新起点。

每当看到屋里静静立着的这张老旧木方桌，对父亲的思念便会涌上心头。桌子用料普通，样式简单朴素，经过烟火的浸润、岁月的摩挲，触感温润光滑。这方小小的木桌，是我出嫁那年父亲一刨一凿亲手为我打制的嫁妆，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

我的父亲是乡村里一位平凡的农人。早年，我们家境清贫，家中子女众多，一家人的生计重担沉沉压在父亲肩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田地里总有着他奔波忙碌的身影。后来，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凭着儿时看爷爷做木工活的记忆，自己慢慢摸索钻研，练就了木工手艺。他白日下地劳作，夜里在灯下刨木、裁料、打磨，帮邻里打家具、做窗框、备建房用料，很少有清闲的时候。

常年农活与木工活交替着干，父亲

破冰向阳 超越自我

樊天凤

从刚开始练习时动作生疏，到反复调整投壶角度、控制发力轻重，一遍又一遍打磨技巧，从前遇事只会逃避退缩的我，在一次次投掷练习中慢慢改变。每一次平稳滑出的冰壶，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认可，心底的自卑一点点消散，自信慢慢生根。训练之余，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互相扶持的朋友，在朝夕相伴里，我慢慢卸下内心厚厚的防备，不再因为身体的缺憾否定自己。

2025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山西省第九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暨旱地冰壶比赛。赛场汇集了全省各地热爱冰壶运动的残疾朋友，大家身体各有不便，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从容、坦荡的自信，深深震撼并鼓舞了我。在这场赛事中，我被评为优秀运动

员，这更加坚定了我努力训练、奋勇向前的决心。大家专注比拼、大方展现自己的模样让我意识到，我并不孤独，前行的路上有无数身残志坚、永不向命运低头的同行者。身体的残缺，从来不能掩盖我们身上的光芒。

赛事结束后，我坚定了深耕冰壶的决心，大大小小的友谊赛我都会主动报名参加。在冰壶赛道上，我的眼里只有目标，早已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2026年6月，经过层层选拔，我成功入选山西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旱地冰壶比赛代表队。早在4月，我就和队友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刻苦集训。训练过程中，我的双手磨出厚厚的老茧，胳膊时常酸痛难忍，我咬牙克服身体的诸

多不适，从未有过半分松懈。赛场之上，我们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打好每一局，最终团队拿下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帮助我完成了蜕变。曾经那个胆小怯懦、封闭自我、畏惧他人目光的我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我，坦然接纳自己身体的不完美，自信阳光，自强向上。

感谢大同市残疾人俱乐部这个温暖平台，让我们相聚相伴，并肩追梦。感谢大同市残联，幕后默默守护、鼎力支持，做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感谢旱地冰壶，于我而言，它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照亮我人生前路的灯塔。它带我走出自卑的阴霾，教会我接纳残缺、直面生活，不被世俗的眼光束缚内心。今天，我想把这段完整的心路历程分享给所有和我一样的残疾朋友：身体的局限永远困不住心中的梦想，只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勇敢坚持，我们都能活成自信耀眼的模样。

一道道深浅交错木纹，刻印着父亲灯下劳作的时光，也藏着老一辈人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家风。父爱沉默无言，没有华丽的言辞，却用一辈子的辛劳，为儿女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

走过半生风雨，我渐渐明白，父亲留给我的，不只是一张结实的木桌，还有无声的教诲，教会我勤劳、善良、自立、坚强，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心怀感恩，踏实前行。



大同市残联协办

三十余年烽火马鸣

杨刚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南北朝落幕，天下重归一统。数百年南北分裂的格局虽然结束了，但是北疆的边患并未随海内安定而消散。

作为曾经的北魏帝都平城在孝昌二年(526)六镇烽烟的席卷下，先是毁于战火，继而在东魏对西魏、北齐对北周的军事冲突中一直处于前沿地带，虽然易名为恒安镇但是鲜有安宁和平。

杨坚建立大隋，今日大同一带仍称恒安镇，隶属于马邑郡云内县。从地缘格局来看，这里依旧是中原王朝抵御漠北游牧势力南下的屏障，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碰撞的枢纽要冲，军事地理价值无可替代。彼时隋朝以恒安、马邑、定襄构筑北疆防御三角，在此布设边防要塞，经营代北马政，建设精锐骑兵，应对突厥铁骑一次次南下侵扰。

隋朝立国之初，北方沙钵略可汗势力强盛，依托辽阔草原组建庞大骑兵军团，屡屡南下劫掠，东起幽州、西至河西，千里边境处处告警。晋北桑干河谷，正是突厥骑兵南下最为便捷的通道。恒安镇地处白道、阴山南麓通往雁门关的必经要道，突厥一旦突破恒安防线，便可长驱直入，进逼并州、河东腹地，直接威胁中原安全。

行政建制上，隋代没有在恒安设置州级治所，保留军镇建制，云内县治设于恒安旧城，归马邑郡管辖。北魏平城沦为废墟之后，城池工事基础尚存，城垣、壕堑、戍垒依旧留存，为隋朝戍边驻军提供了城池依托。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启动修筑长城工程，征调边地稽胡民力修缮北部长城，修缮重点涵盖晋北恒安外围城墙与戍垒。同时完善边塞预警体系，边境广布烽堠，漠北一旦出现异动，烽火转瞬传至内地州郡，实现军情快速预警与兵马驰援。

军事指挥层面，隋朝推行总管府制度，于朔州、代州设立总管府，统筹晋北防务。恒安作为前沿重镇，受朔州、代州两大总管就近节制调度，屯驻步骑混编的戍边部队，形成以总管府为中枢、恒安为前沿支点，马邑、雁门为后方依托的防御格局。开皇年间，朝廷选派多名骁勇将领镇守北疆，统筹代北防务，强化恒安一线兵力部署。这一时期，恒安是前沿哨点，监视漠北突厥动向；也是屯兵要塞，依托旧城驻扎戍边军队；还是交通枢纽，联通白道、云中等古道，成为南北兵马调动、物资转运的关键节点。

显而易见，隋代恒安的军事功能更为纯粹。正是这一特殊战略位置，倒逼隋朝完善军马供给，强化骑兵建设，以机动力量抗衡来去如风的突厥骑兵。

隋代承袭北朝牧马传统，设立以太仆寺统管全国牧监的官方马政制度，设置牧监繁育、调教战马，保障边防军马供给，同时建立马匹征调、核验、放牧、补给整套管理制度，为北疆骑兵建设筑牢物质根基。

隋代官营牧马核心基地集中于陇右、河西，但代北河谷开阔、草滩广布，桑干河两岸、阴山南麓水草丰美，自古便是优良天然牧场。自汉魏至北魏，这里长期是北方重要牧马区域。北魏更是积累了代北养马、驯马的深厚传统。这都为隋朝经营北疆马政提供了良好基础。

受突厥持续骚扰，隋代前期并未在代北设置大型直属官牧监。一方面边境动荡，开辟大规模固定牧场风险很高；另一方面恒安作为前线军镇，军马供给形成“外地监牧输送、边地就近放养、战时民间征马”互补模式。朔州总管府辖区推行戍边屯田与边地畜牧并举，朔州总管赵仲卿主持北疆屯田，严加管理屯田畜牧事务，边疆粮草、畜产日渐充裕，大幅减轻内地长途转运粮草、军马的负担，保障了北疆驻军后勤稳定。

马政发展直接推动北疆骑兵体系成型。隋朝边防骑兵分为府兵骑兵、总管府常备戍骑、战时临时征调的机动骑兵三类。针对突厥轻骑奔袭、迂回突击的作战特点，隋朝逐步摒弃早期步骑混杂、战车结阵固守的保守战法，着力建设可与之抗衡的机动骑兵。杨素等名将带头革新战术，放弃战车方阵，编组纯骑兵团出塞野战。代北前线正是这套新战术的重要实践地。恒安驻军中骑兵占比持续提升，既要侦察巡边、联动烽燧，突厥南下之时又要快速机动驰援，城池防御与铁骑机动相互配合，构建其坚城与骑兵互补的边防体系。

隋文帝开皇初年，突厥沙钵略可汗联合诸部，趁隋朝初立根基未稳，调集四十万骑兵越过长城南下，边塞全线震动，晋北恒安、马邑首当其冲，北疆战火燃起。开皇二年(582)，突厥铁骑践踏桑干河畔，横扫恒安周边原野，掳掠人畜财物，给刚刚恢复安定的代北百姓带来深重灾难。面对危局，隋文帝一面调兵分路布防，一面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间突厥各部的战略，利用突厥可汗之间的矛盾，挑拨达头、沙钵略、阿波诸部互相猜忌攻伐，从战略层面削弱突厥实力，为军事反击创

造条件。

开皇三年(583)，隋朝抓住突厥内乱、漠北遭遇灾荒的时机，多路大军主动出塞反击。其中一路兵马自朔州向北进发，挺进白道一带，在恒安以百草原与突厥交战，大破突厥部众，大量突厥人归附隋朝，北疆局势获得阶段性缓和。此战标志隋朝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恒安作为前沿重镇，承担兵马集结、粮草中转任务，成为隋军北进的重要支点。

开皇中后期，突厥经隋朝分化，逐步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内部冲突不断。开皇十九年(599)，都蓝可汗联合达头可汗频频骚扰边境，倾向归附隋朝的突利可汗(即后来的启民可汗)与二人矛盾激化。长孙晟奔走于突厥各部开展外交斡旋，推动朝廷扶持启民可汗，将其部众安置漠南，充当抵御达头可汗南下的缓冲力量。

这一时期，朔州总管赵仲卿在北疆发挥了关键作用。开皇十九年高颎北伐，赵仲卿率三千骑兵充当先锋，于族鑫山遭遇突厥主力，连续激战七日，大破敌军，追至乞伏泊再获大捷。突厥调集大军反扑，赵仲卿列方阵顽强阻击五日，直到高颎主力赶到，两军合力击溃突厥，隋军越过白道向北追击七百余里班师凯旋。战后大批突厥降民安置在恒安周边，由赵仲卿统筹管理，既充实边地人口，又分化制衡草原势力，进一步稳固恒安一带的边疆秩序。

经过开皇年间反复博弈，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继续与隋朝对抗，屡次发兵南下侵扰晋北。仁寿元年(601)正月，达头可汗亲率十万铁骑大举南侵，兵锋直指恒安镇，这也是隋代发生在大同区域最具标志性的战事。

彼时，代州总管韩洪(隋朝名将韩擒虎之弟)，会同大将军李药王(唐初名将李靖之兄)、蔚州刺史刘隆，率领万余步骑驻守恒安，直面十万突厥大军，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突厥骑兵包围恒安，箭如雨下，猛攻守军阵地。韩洪率众四面搏杀，身上多处负伤，将士伤亡持续增加，形势万分危急。困守绝境，韩洪积极提出议和，趁突厥攻势稍有松懈，带领残部突围出城。脱离城池工事庇护之后，隋军步兵置身开阔旷野，完全暴露在突厥骑兵冲击之下，野战伤亡惨重。战后韩洪、李药王被朝廷除名免官，蔚州刺史刘隆战败获罪处死。恒安之战以隋军失利告终，惨烈战况震动朝野。

恒安战事吃紧之时，平寇县公李景奉命护送义成公主出使突厥，途经恒安，见边关遭袭，当即率领随行数百人驰援韩洪，投入守城战斗。两军合力苦战三日，牵制突厥攻势，为守军残部突围争取宝贵时间。恒安血战过后，北疆依旧紧张，直到同年五月，突厥九万余口归附隋朝，边疆形势才稍稍缓和，启民可汗势力进一步壮大，漠南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六年之后，到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杨广北巡边塞，途经恒安旧战场。放眼旷野，白骨散落遍野，到处是恒安之战阵亡将士遗骸。隋场帝目睹战地惨状，心生感伤，下诏收敛阵亡将士骸骨集中安葬，同时敕令五郡僧人设斋祭奠死难将士。

恒安之战暴露出隋朝北疆防御体系的短板，单纯倚重城防工事，机动骑兵尚不足以对抗突厥大规模主力，步兵在旷野对阵游牧骑兵存在先天劣势。此役之后，隋朝调整北疆边防策略，进一步强化机动骑兵建设，完善各总管府之间兵马驰援联动机制，继续执行扶持启民可汗、分化漠北势力的外交策略。仁寿三年(603)，突厥内部大乱，达头可汗兵败远逃，启民可汗在隋朝支持下安定漠南，北疆边境迎来一段相对和平时期。边境互市贸易通畅，代北农牧交流持续推进，边地百姓获得短暂休养生息。

然而隋场帝频繁巡幸、大兴徭役，又三征高句丽，北方边镇大量兵力、军马、物资被调往辽东，北疆防御实力遭到削弱，马政体系也遭受严重冲击。启民可汗去世之后，始毕可汗重新整合突厥各部，势力再度强盛，隋与突厥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边疆危机再度浮现。

大业末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马邑太守王仁恭驻守晋北，多次抵御突厥南下。可中原大乱，朝廷再也无力向北疆输送兵马粮草。大业十三年(617)，马邑部将刘武周发动兵变，杀死王仁恭，割据马邑，勾结突厥，进占恒安。隋朝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北疆军事布局就此瓦解，隋王朝对恒安地区的经略也宣告落幕。

隋王朝国祚短暂，历史旋即进入隋唐易代阶段。恒安数度易手，直至唐初才重新完成整合。隋朝在恒安积淀下的边防经验、牧马传统，还有留存的戍堡烽燧遗迹，都为后来唐代云州的建设打下历史根基。

